

行走天下

宣宏

圆梦三峡

近日远游三峡,终于圆了我做了很久的三峡梦。

记得上小学时,读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说的是要在三峡修建大坝。当时我还不能全解词义,但从此对三峡怀了好奇心。

后来读到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这流利飘逸、激昂浪漫的诗句,仿佛随诗仙驾轻舟过了三峡。

再后来读了不少关于三峡的诗文,印象尤深的是郦道元的《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如果说李白是对三峡的速写,那么郦道元则是工笔画,展现了可让人细细观赏的三峡场景。我感受到三峡的险峻和奇丽,令我遐想联翩。三峡成了我向往的地方。

早年,想去千里之外的三峡,除了出差顺道,是不会专门去游玩的,我一直没机会去。上世纪90年代初,得知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大江截流后还能见到古人描述的那个三峡吗?这时我想去看三峡的心情变得迫切。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未能成行。2003年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去看三峡的心情就不像以前那么迫切了。

一挨又是20年,今年4月中旬,我终于踏上了三峡之旅,离我最初的好奇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我乘坐的是长江游轮,从宜昌到重庆,在长江上度过了4昼夜。李白过三峡是顺江而下,我溯江而上,从西陵峡向巫峡、瞿塘峡而去。

宏伟的三峡大坝筑于峡中



以险峻著称的西陵峡,它把西陵峡分成坝前坝后。游船从坝前秭归启航,这里的西陵峡已变得山势平缓,江面开阔,水面平静,如苏轼所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巨大的游轮在江中行驶如在湖面荡漾一般。难以想象,这里曾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激流。

游轮在峡谷间缓缓前行。晨间,雾笼江面,两岸景物时隐时现,犹如一幅幅淡墨山水画。待日出雾散,两岸景物才显现。夜晚,沿岸峰峦呈现轮廓,偶有城市五色灯光从山峰间移过,耀眼夺目,这样的景象古人是不见到的。

入巫峡,江面渐窄,水流仍缓,两岸群山连绵,确如郦道元所说“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清晨将过神女峰时,我急步到船顶。站立船头,晨风扑面,眼前峡谷峭立,黛色朦胧。至神女峰处,只见右岸山巅有一豁口,中有一柱,亭亭玉立,便是传说中的“神女”。

我不得多想,古人过此当在深峡之中,仰望神女会是怎样的情景?又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感觉写得非常贴切。三峡水库建成后,江水抬升百米,神女确实还是无恙,但她一定会为人类的创举而惊叹。此时太阳冉冉升起,水天染了霞色。回望神女,换了霞装,飘然而去。

郦道元在《三峡》中写道“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我读出了凄惋,却希望有此感受。但是我们的船行进在幽深峡谷中,不闻猿啸,却见猴群。人猴相见,猴不惧人,人俱欢颜。时空已变,感受自然相异了。

至瞿塘峡,前方山峰高耸入云,那是赤甲峰,是整个三峡群峰之巔。峰呈正三角形,略有赤色,船从峰下过,视之如金字塔。过赤甲峰,对岸出现垂直于江面的巨大崖壁,巍峨壮观,大自然竟有

如此鬼斧神工。这里便是三峡入口——夔门,如此天险,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过我们的游船轻松过关,停靠于夔门外的白帝城下。

离船上岸,登上白帝城。白帝城已不在彩云间,江水没至城下。在此望夔门,高山夹峙,山水壮阔。随即,我起飞无人机到夔门上空转了一圈,这俯视夔门的感觉,当年李白朝辞白帝城从此入三峡时是感受不到的……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梦想,也就是心愿,看一看三峡是我一个心愿,如今心愿已遂。虽然我看到的三峡不是古人描述和我遐想中的三峡,但这不一样的三峡还是值得一看的。其实人会因环境而变,自然物也一样,三峡的改变是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我想,当事物发展出现矛盾时,最好择善而从,又有兼顾,才两全其美。不管怎样,三峡还是三峡,还是值得我回味的地方。

四时节气

姚璇

立夏随感

一场突来的冷空气后,气温直线上升,宣告着春日渐远,夏天来临。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

时至立夏,万物繁茂,风暖昼长。肆意生长的季节里,草木并秀,繁花似锦。单位恰在西湖景区,每天上下班的路变得绿荫如云,偶有日光穿漏,若碎金屑玉。行其间,苍翠夹道,莺啼宛转,人与车都带了些许绿意,耳目皆是清新。在接天连云的碧翠中,一路且行且赏,早晨,心旷神怡,傍晚,卸去疲惫,即便晚上加班,看着皎皎随人归的山月,苍苍横翠微的小路,一天的倦意便消去大半。

《西湖志》记载,唐朝刺史袁仁敬爱游灵隐天竺,便植松于洪春桥,松霭连云。现在的松树虽不是唐朝时植下的,却也已亭亭如盖,松涛绵延,在夏日为行人带来清凉。杨公道,人心自有一杆秤,称人以秤,衡量是非曲直也需用秤。心中秤,称善恶、称良知、称公允,能称出世间百态,也能称出自身盈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时时用心那杆秤掂量自己的分量,坚守原则,克己自律,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便能无悔无愧。

立夏万物宜人,习俗也颇有趣。

老家有烧立夏饭的习俗。我小时候,父母亲在立夏这天教我一起做立夏饭。将糯米、豌豆、竹笋、肉等混在一起,在野地用石头支起锅灶焖烧,一锅鲜香可口的立夏饭就做好了。民间有吃了立夏饭

可以防百病、强身体的说法,加上立夏饭本身就是春夏时蔬大荟萃,因此它成了我儿时美好的回忆。父亲说,立夏饭需青白相间,饭要雪白,豆要青翠,笋要鲜嫩,清清爽爽的组合才能让人领略到大自然馈赠的美味。我想,为人处世也当如立夏饭,清清白白,简简单单,去掉杂念,回归本真,守住初心,坚定信念,才能享受当下的快乐,领悟人生的真谛。

立夏还有称人体重的习俗。《清嘉录》记载:“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称之,以验夏中之肥瘠。”立夏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上秤称一下自己的体重,看看一年来身体的变化。过去,司秤人要一边打秤花,一边说着和重量相关的吉祥话,斤数遇九,会虚报一斤,尽量往大数报,以此祈求夏日安康。常言道,人心自有一杆秤,称人以秤,衡量是非曲直也需用秤。心中秤,称善恶、称良知、称公允,能称出世间百态,也能称出自身盈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时时用心那杆秤掂量自己的分量,坚守原则,克己自律,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便能无悔无愧。

自立夏起,阳气渐长,万物茁壮。趁初夏暑气未盛,可融入茂林修竹、青云秀水,细品大自然的精妙,亦可走进风帘翠幕、烟柳画桥,浸染历史人文气息,观湖光山色,赏清风细雨,端身立志,明心正意,方不负这清夏韶华。

故乡记忆

嵇学仙

村庄里的苦楝树

初夏时节因位于新市古镇的钟兆琳纪念馆获首批九三学社浙江省传统教育基地,一群人走进古镇的街巷。劳模杨医师在白墙黛瓦的空隙中看到一棵开满紫色小花的树,大家不知此为何树。我抬头一看,自信地说:苦楝树。

我的老家就位于新市古镇旁边的水乡,高林桥村。桥林村是个南朝的古村,因村内古瑞莲寺后有一片楝树林而得名。古瑞莲寺已荡然无存,仅寺前数人合抱的枯香樟树诉说着那千年的历史。春节时我和妹妹带着孩子们去村委所在地慢慢探寻,楝树林已经没有了踪迹,那一座座记录着岁月的斑驳古桥,一个个在这个村庄出生、成长,走出去或者依旧在村庄奋斗的村民以文字或者照片的形式在村史馆陈列着,记录着村庄的发展史。

在我的心里,苦楝树一直是故乡树的代表。那日一行人走回家的路上,河岸边几棵在料峭寒冬里挺立的树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好奇地上前抚摸着粗糙的树干,仰头看着在天空中伸展的枝丫,探寻的目光看着我们。我和妹妹笑着告诉他们这是苦楝树。

苦楝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也是一种极易生长的树,不仅是材用植物,亦是药用植物,南方民居有“前樟后楝”之说。较之于寻常树木,其花、叶、果实、根皮均可入药,用根皮可驱蛔虫和钩虫,用苦楝子

做成油膏可治头癣。此外,果核仁油可供制润滑油和肥皂等。祖辈们经常用苦楝树枝做农具的柄,耕耘在乡村的田头地间,因为它的坚固耐用无虫蛀。

童年时村庄里的房前屋后有许多散落生长的苦楝树。我家门口的河岸边也有一棵,4月到5月份,苦楝树花开,村庄的空气里充满了淡淡的香味。一簇簇紫色小花在绿叶相映下,像雅致的美人,也预示着插秧的时节到了。夏天枝叶繁茂,挂着无数青青的果子,我们经常捡起地上的果子藏在布衣口袋里当木弹弓的子弹。冬日来临,树叶凋零,裸露的枝丫横陈,就剩下黄黄的浆果给冬日食物匮乏的鸟儿们。

前段时间,上海回来走进古镇西塘,几棵矗立在清清小河边的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树干挺拔,树冠造型优美,在冬日略显灰暗、青黛的天空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走到送子来凤桥上再细看,那是两棵苦楝树。我童年里的树,现在极少出现在周遭的生活。在这冬日,没有了墨绿的叶,以低调的姿态守着灵魂的火种,默默地在大地的怀抱里,在这古镇的石桥旁,在这沉淀的时光里生存着。

如今村庄的小路边、田头还偶尔可见苦楝树,撑着漂亮的树冠,挂着黄黄的浆果,如同对土地深情不改的老人,在炊烟袅袅里繁衍,让村庄生生不息。

童真时代

赵建中

莫干山上的知了花

与莫干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山茶花不同,知了花不是植物,而是蝉拟青霉菌寄生在同翅目蝉科昆虫上所形成的虫菌复合体,学名叫金蝉花。知了花通常有一寸多长,从知了幼虫体的顶端开花分枝,花是白色的,柄部呈肉桂色,有点像现在人们爱养的多肉类植物。知了花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名贵中药材,有学者将知了花与冬虫夏草作比较,发现金蝉花的虫草酸和腺苷含量均高于冬虫夏草,有免疫调节、抗疲劳、抗肿瘤和改善肾功能的作用。据说知了花只生长于横断山脉与天目山脉,莫干山处于天目山麓,也是知了花的生长地。

一到黄梅季节,莫干山上总是云雾缭绕,细雨绵绵。与此同时,知了花也开始在毛竹林里生长。每年一到这时候,我与邻近的小伙伴就会结伴上山寻找。知了花并不容易发现,一则是知了花会被杂草与毛竹的枯叶掩盖;二则是知了花的生长没有规律,有时会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集中生长,有时候却是连走几个山坡也不见踪影。进入竹林后,一开始大家都低着头,眼睛盯在地上,屏气静息地仔细寻找,整片竹林里静悄悄的。但突然间,幽静的竹林中会传出一声大叫:一朵!这一兴奋的叫声就如麻友们遇到

了杠头开花。而更令人激动的是,这位小伙伴接连有新发现,于是他又会大叫:两朵!三朵!每当此时,性急的小伙伴就会奔过去看。有趣的是,这些小伙伴刚刚奔到,喘息未定,别处又传来“一朵”的大叫声,于是,这些气喘吁吁的小伙伴又会忙不迭地奔向下一个幸运者。此时,只见好多个小伙伴在山上疾速地跑来跑去,就如山间的一群小精灵。有时候,也有个别调皮捣蛋的小伙伴故意作弄人,没有找到知了花也大叫一朵,让其他小伙伴白白奔走一次,然后得意地哈哈大笑。

为了寻找知了花,我几乎踏遍了莫干山的每一片竹林。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莫干山虽然有大片竹林,但知了花生长的区域却不多,而且一旦越出莫干山风景区的核心地带,到了周边的后坞、南路等地,知了花就更加罕见。此外,莫干山除了知了花,还有知了壳。知了壳是知了幼虫蜕落的外壳,对治疗咽喉炎很有效,有一次我因患咽喉炎嗓子沙哑,医生开了一味名叫响声丸的药,我看了药物说明,发现就有知了壳的成份。这些知了壳或爬在草上,或爬在竹子上,或爬在树枝上,放眼望去,星星点点,颜色金灿灿的,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知了壳虽然也可以卖钱,但由于知了壳一捡就是一大包,提着不方

便;再者,知了壳随处可捡,不像知了花那样难以寻找,因此就不会像找到知了花那样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找来的知了花晒干后,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我就会与哥哥一起下山走到庾村(现为民国风情小镇莫干山镇),将知了花卖给庾村供销社的收购站,价格记得是2-3元。收购站会根据知了花的干湿程度,或者是照实际分量算,或者是酌情减去一些分量。此时,我们就会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掌秤的营业员,希望能秤下留情,如果不扣份量,我们就很高兴。有一年,或许是气候的关系,莫干山上的知了花特别多,我们一共卖了30余元,手巧的母亲用其中的20余元买了绒线,给父亲打了一件绒线衫。记得这件绒线衫是灰色的,母亲说绒线很高级,十分绵软,绒线衫洗了多次也没有变形。这件绒线衫父亲穿了好多年,当父亲穿着它的时候,母亲时常会感慨地对我们说:这件绒线衫是你们寻知了花的钱买来的,你们从小就很懂事。而我自己则用卖知了花的钱买了一支钢笔。记得这支钢笔是上海产的英雄牌铨金笔,笔套是白色带条纹的金属,笔杆是青色的硬塑料,价格是2元5角。后来我就用这支钢笔考大学,做学习笔记,写毕业论文;再

后来又用这支钢笔给杂志、报纸写稿,获得的稿费不知已经是钢笔价格的多少倍了。这支钢笔写残以后,我又换过许多钢笔,而且越换越高级,但是总觉得没有这支英雄牌铨金笔写起来流利。此外,由于每年一到知了花开始生长的時候,我与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会结伴去毛竹山,一边寻知了花,一边打打闹闹,于是,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即使过了许多年,当我回到家乡与旧友相见的时候,他们还会用含义丰富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用戏谑、开心的语气爆出一句:一朵知了花!好像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

1970年代中期,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莫干山到了庾村,寻知了花的机会就少了。此后,我又去杭州读大学,去山东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就更没有寻知了花的机会了。不过,虽然我已在上海生活多年,融入了都市生活,但对莫干山仍然梦魂萦绕,在对童年情景的回忆中,也有一朵朵的知了花。到上海后,每到梅雨季节,我望着窗外的沥沥细雨,心里总是会默默地思念:莫干山上的知了花又要开了;也正因为知了花,虽然有些人对江南阴雨连绵的黄梅天感到郁闷,而在我的心里却是充满了美好与感恩。